

数字化背景下高校设计类人才培养创新研究

吴嘉栋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上海 201600

DOI: 10.61369/RTED.2025180036

摘要：以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仿真等为典型代表的数字技术的升级发展切实为高校设计类人才培养提供了新思路与新路径。更为重要的是，一系列新兴设计工具、设计方法的涌现对设计类人才的能力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因而，本文立足数字化背景，首先简要阐述高校设计类人才培养创新解决的具体问题以及AI、VR等新技术对设计类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其次，深入探讨数字化背景下高校设计类人才培养创新的有效路径，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切实推动高校设计类人才培养模式数字化转型，为培养出更多满足数字化时代需求的复合型、创新型、应用型设计人才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关键词：数字化背景；高校；设计类专业；人才培养；创新路径

Research on Innovation of College Design Talent Cultivation under Digital Background

Wu Jiadong

Shanghai Institute of Visual Arts, Shanghai 201600

Abstract : The upgrading an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typically represen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and virtual simulation, have effectively provided new ideas and path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design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ore importantly, the emergence of a series of emerging design tools and methods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ability level of design talent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digital background, this paper first briefly expounds the specific problems solved by the innovation of college design talent cultivation and the new requirements put forward by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AI and VR for design talent cultivation. Secondly, it deeply explores the effective paths for the innovation of college design talent cultivation under the digital background, hoping that this research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llege design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cultivating more compound, innovative and applied design talents who meet the needs of the digital era.

Keywords : digital backgroun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esign majors; talent cultivation; innovation path

引言

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数字智能时代。在新时代背景下，各行各业对设计人才的知识技能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此同时，还要求设计类从业人员应具备良好的数智意识与相关能力。这就要求各艺术类院校应与时俱进，尤其应将数字创新思维与数字创新设计有效融入设计类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依托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等重要平台，形成崭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推动相关教育教学改革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全面提高设计类人才培养质量，助推设计类学科建设迈向崭新的台阶。

一、数字化背景下高校设计类人才培养创新解决的具体问题

(一) 解决课程教学前沿性与时代性的生态问题

以往，高校设计类专业课程教学的内容单一、手段落后、理念固化等，这一系列生态问题直接影响着设计类专业人才培养质

量，甚至还可能制约着行业发展。而将数字技术灵活且有效地融入设计类专业课程教学前、中、后的各个环节，可以针对性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能确保课程教学内容的前沿性，而且能彰显教学手段的时代性特征，多措并举，全面提高设计类人才培养质量。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将 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 等 AI 生成式设计工具以及 Blender、Style 3D、Clo 3D 等 3D 建模软

件合理且有效融入课程教学中，不仅有利于构建互动性、高效性课堂，而且能充分吸引学生对课堂的关注度，点燃他们的学习热情，促进理论与实践无缝衔接，引导学生及时将所学技能应用于实操，培养其良好的创新思维并提升他们的实践能力^[1]。

（二）解决人才培养体系中产教融合的协同问题

数字化背景下高校设计类人才培养强调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深度与广度，同时，更注重拓展学生的设计思维并加强对其实际设计能力的培养。在崭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下，高校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更紧密，“黏度”更强，二者之间的合作越来越深入。站在企业的角度，它们会更深入地参与设计类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比如课程开发与设置、活动设计与开展、项目实践与指导等。通过搭建互融互通的人才培养渠道，教育与产业之间的信息壁垒能得到有效打破，供需匹配问题也能得以有效缓解，这有助于培养出更多实践性、时代性、创新性并存的优秀设计人才^[2]。

二、AI、VR等新技术对设计类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AR技术、VR技术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设计师除了应深入了解用户需求与具体场景外，还需要依托先进的数字技术生成更具新颖性、交互性的内容，同时，熟练运用数字设计工具，努力为用户带来沉浸式、智能化的优质服务体验，这是对新时代设计师提出的新要求^[3]。尤其是随着AIGC技术的强势爆发与迅猛发展，设计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相对应的，高校设计类人才培养的革新也势不可挡。经研究，在数字化背景下，高校设计类人才的能力结构应由一种向多元发展，与此同时，应具备终身学习等综合素养，而且还应注重职业道德与职业精神培育，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满足数字化时代各行各业对设计人才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真正为高校设计类专业学生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数字化背景下高校设计类人才培养创新的有效路径

（一）构建融创课程体系

“融创”课程体系的关键在于“融合”与“创新”，这是有效打破学科壁垒并重塑知识结构的重要举措。因而，为了满足数字化时代对设计类人才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高校应建立动态课程更新机制，切实用数字化思维重构课程体系并优化课程内容，让课程真正成为培养创新型设计人才的强有力支撑与保障。首先，对于艺术设计类专业而言，高校应在现有课程的基础上融入数字技术、数字工具等内容，旨在帮助学生扎实掌握Adobe Creative Suite等程序软件、Blender等3D建模软件以及其他行业标准工具的正确操作方法与技巧，为他们未来的设计实践奠定坚实的基础^[4-5]。另外，高校还可增设“AIGC辅助设计”选修课，通过教授学生熟练利用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等先进的工具构思创意并更新方案，让他们深刻体会到AIGC技术的先

进与便捷^[6]。其次，以“融创”课程设计为重要载体，有效突破单一学科的界限，促进学科与学科交叉融合，通过构建跨学科课程体系，培养出更多掌握多元技能的复合型设计人才。比如，将传统艺术设计课程与交互设计、数字媒体技术等紧密结合起来，让学生同时对设计之美与技术之能有更透彻的了解。最后，高校可以与科技公司、设计公司等建立密切合作，通过联合打造项目制课程，以真实项目为驱动，帮助学生在项目实践中积累丰富的设计经验，培养他们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以此来满足不同客户动态更新的设计需求^[7]。

（二）推动教学模式创新

在数字化背景下，一系列崭新的教学工具与教学方法层出不穷，这在无形中推动着设计类专业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如此，能进一步增强人才培养效果，提升设计类人才培养质量。首先，教师应努力引进数字化工具与先进的教学方法，以打造沉浸式、互动型课堂。以环境设计专业为例，教师可以将工具、场景与能力有效整合起来，构建崭新的教学模式。对于类似数字建模等专业基础课程，教师可以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嵌入SketchUp动态组件教学，这样，能培养学生良好的变量控制意识；在教学住宅外环境设计等核心课程的时候，引入3D MAX阵列工具优化铺装纹理分布，与此同时，引导学生灵活利用插件渲染器模拟不同材质的环境响应效果；在教学高阶课程的时候，则可以引导学生借助Photoshop批量生成材质组合方案，这样做的目的是既训练学生的专业技能又能让他们通过技术实践逐步总结美学规律^[8]。其次，鼓励开展项目式学习，将新兴技术、新媒体形式等多方面的内容融入教学过程，让学生不断学习并掌握传统艺术知识，帮助他们更好地迎接未来市场的动态需求。以时尚（服装与服饰）艺术设计专业为例，教师可以以项目“青年时尚周系列海报设计”为项目驱动，鼓励学生灵活利用数字工具和技术完成项目并集中展示。学生可以从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Midjourney生成的人物肖像中汲取灵感，以展现不同文化为切入点，融合时尚元素构思设计方案，尽可能彰显设计的包容性与多样化，赋予作品科技感，充分吸引人的注意力^[9]。项目式学习对学生团队合作能力、设计实践能力、解决不确定性问题能力的提升大有裨益。

（三）教师队伍发展升级

设计类专业的教师承担着人才培养的重要使命。他们的能力水平如何，直接关系着设计类人才培养的最终成效。因而，高校应积极打造一支“双师型”数字化导师队伍，为设计类人才培养提供坚实的师资支撑。具体落实到实践，一方面，高校应加强对现有教师的数字化技能培训，通过积极开设以高端数字工具与软件为重点的培训班或者认证课程等，全面提升他们的数字能力，为今后的教学实践做充足的准备。不仅如此，高校还应积极鼓励教师主动参与一系列与数字化设计相关的研讨会、工作坊等，老师们可以围绕数字插图、三维建模、动画设计、虚拟现实设计等多种主题展开激烈讨论与思维碰撞，以此来帮助教师掌握前沿技术并深化他们对数字化设计的认知^[10]。另一方面，高校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引入一批具备丰富行业经验与企业背景的资深设计师、技术总监等充实学校现有的师资队伍，让他们以“兼职

教授”“产业导师”等不同身份参与到设计类专业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比如课程设计、毕业指导或者项目实践中，通过将前沿技术与资讯带进课堂，拓宽学生视野，全面提升教学与人才培养质量^[11]。

（四）深化校企协同育人

高校应与优秀设计企业、科技企业等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依托校企合作，深化产教融合，以培养出更多满足新时代行业所需的高素质、高水平设计人才。首先，高校应与企业联合打造数字培训基地，通过发挥校企各自的资源优势，集中建立一系列功能各异的数字培训基地，比如虚拟仿真中心、智能设计体验馆、智能交互设计实验室等，通过模拟逼真的工作环境，为学生提供沉浸式学习之感，为他们今后的职业发展铺路^[12]。其次，校企联合构建常态化学习与实践基地，确保学生的实习、实训常态化开展，帮助他们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素养。

学校可以邀请合作企业的高管或者人力资源师定期到校或者在企业内部开展职业生涯规划讲座，目的是让广大师生全面且真实地了解不同行业对设计类人才的具体要求，引导学生逐步完成由“学生”向“设计师”的思想与行为转变。

四、结语

综上所述，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高校设计类人才培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机遇。因而，高校应以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设计人才为目标，持续更新设计类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探索课程体系、教学模式、教师队伍、校企协同等数字化创新路径并付诸实践，力争为数字创意产业输送更多优质的设计人才，助推行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王雪微.高校设计类学生作品数字化展示平台界面设计研究[D].上海:东华大学,2024.
- [2] 谭波媚.高校设计类专业作品数字化管理的必要性研究[J].科技视界,2021(29):156-157.
- [3] 李思.数字化保护视域下非遗巴陵戏在高校设计类课程中的传承与创新研究[J].化纤与纺织技术,2022,51(7):243-245.
- [4] 胡裕.AICG技术与高校艺术设计相结合的非遗文化数字化创新路径[C]//第四届教育创新发展论坛论文集.2025:1-5.
- [5] 佐梦迪.非遗数字化融入高校艺术设计类课程建设研究[J].大观,2024(8):133-135.
- [6] 雍雅.高校艺术设计类专业助推数字文旅产业发展研究[J].山西青年,2024(22):181-183.
- [7] 张美萍,李亦文.艺术设计实践类课程的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J].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4):47-49.
- [8] 李思.设计类专业混合教学模式保障机制研究——以“非遗巴陵戏”数字化融入高校设计类课程的长效机制为例[J].科学与财富,2023(27):58-60.
- [9] 李思.巴陵戏数字化融入高校设计类课程的长效机制研究[J].数字化用户,2022,28(52):278-280.
- [10] 刘耀玉,周艳芳,肖禹藜,等.高校艺术类专业人才数字化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平台构建[J].中国冶金教育,2023(3):60-63.
- [11] 王欢欢.高校艺术设计类专业助推数字文旅行业发展对策研究[J].小小说月刊,2023(19):283-285.
- [12] 李振洋,左铁峰.高校数字化辅助产品设计课程中的理论认知与实践路径——以滁州学院产品设计专业为例[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40(4):221-223,239.